

# A Study on The Location Distribution and Interactive Function of The Pragmatic Particle "Ne"

## 语用小品词“呢”的位置分布与互动功能研究

Huo Xingyu<sup>1\*</sup>; Li Zhenzhen<sup>2</sup>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Email: 2919023774@qq.com; sisulizhenzhen@163.com

Received : 7 December 2024  
Accepted : 30 January 2025  
Published : 28 March 2025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 (s)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Abstract

Based on DMC natural spoken corpus, we study the pragmatic particle "ne" in Chinese, focusing on its location distribution and interactive func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specific position of "sequence initiation + middle of the round", the small word "ne" mainly assumes the function of statement, and is less used to express questions. In addition, we also find that the "ne" of this position plays multiple roles in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First, it can be used as a marker to reflect the inner thoughts of the speaker, thus weakening the influence of objective behavior to a certain extent. Secondly, it can weaken the interrogative tone and make the question point more to the speaker himself. Finally, by reducing its own weight, it can effectively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subsequent information. These finding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s to further understand and use the pragmatic particle words in Chinese.

### Keywords

Interactive Function; Interactive Linguistics; Location Distribution; "Ne"; Pragmatic Particle Words

### 引言

语用小品词，就是本身不传递语义或命题内容，只在交际互动中表现出高度交际性和语用功能多样性的词，如英语中的 well, oh, 汉语的吧、啊、呢、呀等（Cook, 1992; 刘锋、张京鱼, 2020）。<sup>1</sup>

<sup>1</sup> 本研究采用“语用小品词”（pragmatic particles），而不采用国内学界的惯用术语“语气词”，一是本研究面向自然口语语料，以互动语言学理论为框架，研究这类词与互动交际之间的相互影响，将这类词称之为“语用小品词”（pragmatic particles）更契合本研究的侧重点，可以准确描述和界定本研究所讨论的对象，同时有利于推动研究视野的拓宽和视点的转型，为国内传统的“语气词”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二是就目前可以检索到的文献来看，语用小品词（pragmatic particles）使用的范围更为广泛，以此为关键词

语用小品词( pragmatic particles)<sup>2</sup>的研究一直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热点。在互动语言学兴起之前,国内主要是从传统的语法分析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并以“语气词”为主来命名这类研究对象。相关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出现并持续到了现在。例如赵元任(1979)的《汉语口语语法》在对汉语口语语法的整体格局进行归类的基础上,分出了助词和叹词类,并列举了“了、咧、吗、呐、呢”等诸多例词及具体用法。吕叔湘(1980)的《现代汉语八百词》则在助词的分类里明确提出了“语气助词”这一小类。赵元任和吕叔湘都采用列举式分析法,逐个列举了这些语气助词的用法及相关例句,是关于语气词的开创性和纲领性研究。此后,朱德熙(1982)、王力(1985)、高明凯(1986)、黄伯荣,廖旭东(1991)、张谊生(2000)等对语气词的分类进行了再探讨。此外,也不乏针对某类或某个语气词的专项研究(陆俭明,1984;邵敬敏,1989;李讷等,1998)。进入21世纪以来,学者们继续从语气词的界定标准(王珏,2012)、语气词的会话分析(吴亚欣,2022)、语气词的个案研究(崔希亮,2019)、语气词的功能研究(王珏,2024)等多方面进行了探讨。综观国内的研究,主要围绕“语气词<sup>3</sup>是什么?由语气词构成的语气系统是什么?某个语气词具有哪些意义和功能?某个语气词的韵律特征是什么?使用语气词的语法限制有哪些?多个语气词选用是否具有什么规律?某个语气词的话语功能如何?”等问题展开。

总的来看,现有研究多为脱离动态交际语境的静态研究方法(吴亚欣,2022)。目前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对语用小品词语言本体论的研究,如对韵律、语义、语法特征的分析。所使用的语料或来自研究者凭语感自省,或来自文学作品书面语料,或来自电视剧剧本等艺术创作语料,缺乏对交际互动中自然口语对话中语用小品词真实使用情况的关注。

语言作为信息传递的媒介,在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发挥着重要的人际互动功能。说话者在传递客观经验信息的同时,也在表达者主观的情感、态度和意图;听话者在接收信息的同时,也了解了说话者的主观情感态度,从而做出回应(叶蜚声、徐通锵,1981)。因此,本

---

可以检索到的文献最多。

<sup>2</sup> 因为研究侧重点的不同,已有研究对这类词的命名略有不同,如:交际小品词(interactional particles)(Maynard, 1993; Xiang, 2011)、情感小品词(affective particles)(Hsu 1996)、语用小品词(pragmatic particles)(刘锋, 2015、2018、2020)、话语小品词(utterance particles)(Luke, 1990; Wu, 2004; 刘锋, 2017)、语气词(modal particles)(吕叔湘、朱德熙, 1953; 赵元任, 1979; 方梅, 1994; 孙汝建, 2005)等等。

<sup>3</sup> 因国内学界广泛采用的名称是“语气词”,为了方便综述,在涉及前人成果时仍保留。

体研究固然重要，但搞清楚人们使用语用小品词的真实交际意图也同等重要。在互动语言学视角下，综合运用会话分析、多模态分析等研究方法对语用小品词进行研究，国外语言学界在这方面成果颇丰（Luke, 1990; Wu, 2004、2014; Xiang, 2012; Syahputra, F.& Siregar, F., 2024; Ling, T.等, 2023），但国内的相关研究还没有足够重视，只有少量研究对“吧”“啊”等个别语用小品词的话语功能、序列位置、语音特征进行了讨论（高增霞, 2016; 王咸慧, 2019、2021; 周士宏, 2022 等），但还有较多语用小品词尚未涉及，互动语言学视角下汉语语用小品词研究仍有较大探讨空间。

本研究拟以现代汉语语用小品词“呢”为例，基于自然口语对话中的真实语料，运用会话分析的研究方法对其位置分布与互动功能进行研究，强调互动交际中的序列语境和位置敏感性( *position sensitive*)(Schegloff, 1996)，把语用小品词在话轮以及行为序列中的位置放在突出位置，旨在发现汉语语用小品词在自然口语对话中的互动功能，通过真实而全面的研究材料、创新而可靠的研究方法，得出详实而具体的研究结论，从而在补充完善前贤研究发现的基础上，丰富对汉语小品词的多维度认识。

### 汉语语用小品词“呢”的位置分布

如果说语言学是对语言系统的横组合关系( *syntagmatic relation*)和纵聚合关系( *paradigmatic*)的研究的话( Saussure 1965)，那么会话分析就是对会话系统的横组合关系和纵聚合关系的研究。这里的横向关系是指一个话轮中不同话轮构建单位或一个话轮构建单位中不同的话轮构建成分间的关系；纵向关系指的是话轮与话轮间的组织结构关系（吴亚欣, 2022）。Schegloff(1996)指出的“话轮设计+序列位置=社会行为”，这三者之间不是互相割裂的关系，孤立地看待任何一个都没有意义。

这启示我们可以将语用小品词置于由“话轮设计”和“序列位置”构成的坐标系中，在具体的交际语境下研究“呢”的互动功能和意义解读。具体到语用小品词“呢”的研究上，我们基于 DMC 语料库，对“呢”的位置分布进行统计，分别对“呢”的话轮位置分布及序列位置分布情况进行考察，进而在具体的序列语境中探讨“呢”所产生的互动功能及其所在话轮所执行的社会行为。

### 语料来源

本研究语料来自中国海洋大学会话分析研究团队建立的

DMC(DIG Mandarin Conversations)语料库。该语料库<sup>4</sup>由 150 个完整的日常电话谈话构成,内容为发生在亲友、同学及同事之间日常沟通,为无准备、无设计的电话会话语料,极大程度地保证了语料的自然、真实和客观。目前,该语料库共计 341686 字符,DMC 转写符号源自 Gail Jefferson (2004) 转写体系。<sup>5</sup>

以“呢”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共获得 298 条有效语料。

## 话轮位置和序列位置

### 话轮位置

Sacks 等(1974)中提了话轮( turn)及话轮构建单位( turn- constructional units, TCUs)的理论概念,但未给出明确定义。国外许多学者都曾试图对它作一个精确的解释, Edmondson(1981)用“话轮”来表达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指会话过程中的某一时刻成为说话人的机会;二是指一个人作为讲话人时所说的话。

现在被学界广泛接受的定义是刘虹(1992)提出的,所谓“话轮”是指在会话过程中,说话者在任意时间内连续说出的具有和发挥了某种交际功能的一番话,其结尾以说话者和听话者的角色互换或各方的沉默等放弃话轮信号为标志。也就是说,话轮的衡量标准包括三点:一是具有和发挥了某种交际功能;二是连续说出,中间没有沉默等放弃话轮信号;三是结尾发生说话者和听话者的角色互换,或者虽未发生这种角色互换,但是出现了沉默等放弃话轮信号。本研究对话轮的界定也采用这种观点。

会话中交际者一般会选择一定的语言、副语言和非语言资源来构建自己的话轮,包括句法结构、词汇、语音语调、停顿、身势语等,这个过程在会话分析中被称为话轮设计(turn design)。语用小品词是自然口语对话中交际者设计话轮时常常使用的语言资源,具有线性分布多样性及位置敏感性,其在一个话轮中的位置一般可以分为话轮起始位置、中间位置和末尾位置,个别语用小品词还可以单独构成一个话轮(吴亚欣, 2022), 例如:

(1) [回家吃饭] (语料背景: 风与丈夫打算趁着周末回婆婆家, 母亲娴打电话询问。)

<sup>4</sup> DMC 语料库是国际首个会话分析研究汉语普通话语料库, 该语料库为汉语普通话电话会话语料库, 语料涵盖了不同地区、年龄、职业和社会背景, 所有语料均采用 Jeffersonian 转写体系进行了严格细致的转写, 并经历了自检、互检及终检环节, 此外, 语料收集过程符合国际学术惯例, 语料中的交际者均签署了语料共享知情同意书, 语料中涉及交际者个人隐私的信息也得到了匿名化处理。

<sup>5</sup> DMC 转写符号详见文末附件。

- 01 (0.2)  
 02 (0.4)((电视声音))  
 03 娴: >用不用<回来吃点儿啥啊, 再走啊,  
 04 风: 不用吧 h (0.3) 还↑不定:走不走呢. 不着急. 嗯,  
 05 (0.2)  
 06 娴: >要<太晚了就别走[>明天早上早点儿走<凉快儿的.  
 07 风: [嗯: ang 嘞.  
 ..... (此处省略若干行对话)  
 18 风: ↑ang:早都没课了. 啊.  
 19 (. )  
 20 娴: 你 ge 哪儿呢?  
 21 (. )  
 22 风: ↑我在家呢 h  
 23 (0.4)  
 24 娴: 啊强子呢?  
 25 风: 强子上班去了.  
 26 (0.4)

例(1) 04 行中“呢”位于话轮中间位置, 20、22、24 行中“呢”位于话轮结束位置。

基于 DMC 语料库, 我们将自然口语语料库中“呢”相关语料按照话轮位置分布情况进行分类统计(如表 1), 语料共计 298 条。其中, 位于话轮起始位置的“呢”为 0 例; 位于话轮中间位置的“呢”共计 106 例, 占比 35.57%; 位于话轮末尾位置的“呢”共计 192, 占比 64.43%; 没有单独构成话轮的“呢”用例。

表 1. “呢”的话轮位置分布情况统计

	话轮起始位置	话轮中间位置	话轮末尾位置	单独构成话轮	总计
数量	0	106	192	0	298
占比	0%	35.57%	64.43%	0%	100%

由上表统计可以大致看出“呢”在话轮中的位置分布情况, 即汉语语用小品词“呢”只出现在话轮中间位置和话轮末尾位置, 且以话轮末尾位置为主, 同时不能出现在话轮起始位置且不能单独构成话轮。

### 序列位置

序列位置关注某一话轮构建单位或话轮构建成分在话轮( within turns)内的位置, 以及某话轮在会话的行为序列中( within sequences)的位置, 分为发起行为位置、回应行为位置和序列结束位置( Heritage, 2013:331)。

在会话分析的方法论框架下, 会话或人们的互动交往被理解为有社会行为构成的序列( Schegloff, 2007)。序列的最小构成单位是相邻对, 相邻对前件执行发起行为, 后件执行回应行为, 有时在回应行为后还会出现序列结束行为。所以从序列位置讲, 一般情况下, 一个话轮构建单位所在的序列位置要么是起始行为位置, 要么是回应行为位置或序列结束位置(吴亚欣, 2022), 例如:

(2) [南京开会]语料背景: 风过生日期间跟随导师前往南京大学参加学术会议, 母亲娴打电话表达关心。

09 娴: 那你们-(.)en 今晚儿不回来了你们呐,

10 风: ↑啊明天, h- 还明天还有半天会呢明天开完会才回去呢。(.)

11 还 s 在南京呢

例(2)第09行娴以“那你们今晚儿不回来了你们呐”寻求确认的方式执行发起行为, 第10行风回复“还明天还有半天会呢”“明天开完会才回去呢”, 以及第11行“还在南京呢”, 这里三个“呢”所在的序列位置都属于“回应行为位置”。

(3) [提壶]

69 萌: 咱们明年还- 是不还得选选修呢

70 倩: 对. 我想的是咱们选了两节, 选完得啦.

71 不要再拖啦. 拖到大四选[是不是太难.

72 萌: [咱们选武术哇.

73 武术放的可早了. 嘿嘿

74 倩: ¥选武术我去干啥呀.¥

75 萌: 还能- 还能锻炼身体多好了.

例(3)第69行“咱们明年还是不还得选选修呢”中“呢”所在话轮位于“起始行为位置”, 萌提出问题, 寻求确认, 第70行倩回复“对”, 给予确认。

(4)[OUC-DMC-YJW\_沉默的羔羊\_0000-1050]语料背景: 对话三人为父亲, 母亲和女儿。

134 敏: 呃::你- 我和你爸俩出车, 你爸就- 就累懵了.

135 莹: hehe,那(.) 那你给- 那你给他买点儿好吃的,

- 136 犒劳犒劳他。  
 137 (0.7)  
 138 敏: 我给他买红牛, 他喝红牛:  
 139 他说喝红牛就有力量了 hehe  
 140 莹: hehe  
 141 (0.2)((背景杂音))  
 142 敏: ang:  
 143 莹: 嗯:  
 144 敏: 他也不吃啥呀,  
 145 刚才我问我问你馋啥, 吃啥,  
 146 他啥他也不想吃。  
 147 莹: 我吃提子呢在这儿。  
 148 (1.1)

例(4) 147 行中“呢”为序列结束位置。134-148 为一个会话行为序列, 该互动行为属于建议(suggestion)序列, 莹提出“那你给他买点儿好吃的犒劳他”的建议, 138-139 敏对该建议予以回应, 144-146 敏提出“他不想吃什么”对该建议间接进行拒绝, 147 行莹没有继续该建议序列, 而是以“我吃提子呢在这儿。”结束了该会话序列。147 之所以是序列结束位置而不是回应位置是因为其在内容上与上一话轮关联度较小, 且在 148 出现 (1.1) 的沉默并在之后开启另一序列, 因此该位置的“呢”为序列结束位。

基于 DMC 语料库, 我们将 DMC 语料库中“呢”相关语料按照序列位置分布情况进行分类统计(如表 2)。其中, 位于执行发起行为位置的“呢”有 111 例, 占比 37.58%; 位于执行回应行为或结束序列位置的“呢”共计 186 例, 占比 62.42%。

表 2. “呢”的序列位置分布情况统计

	发起行为位置	回应行为位置	序列结束位置	总计
数量	111	179	3	293
占比	37.88%	61.09%	1.02%	100%

由表 2 可以看出，“呢”所在的序列位置以执行回应行为位置为主，共计 177 条，占比 59.40%，其次“呢”所在的序列位置为执行发起行为位置，共计 112 条，占比 37.58%，只有较少的“呢”处于结束序列位置。

### “呢”的位置分布倾向分析

表 3. “呢”的位置分布情况统计

	话轮中间位置		话轮末尾位置		总计
发起	42	38%	70	63%	112
回应	95	53%	83	47%	178
结束	1	33%	2	67%	3
总计	136		162		293

我们根据语用小品词“呢”的“话轮位置+序列位置”对其在会话交际中的位置分布倾向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呢”主要出现在序列的回应位置，其次是发起位置，较少出现在会话序列的结束位置。

### “呢”在会话交际中的互动功能

在自然口语会话中，汉语语用小品词具有较强的位置敏感性(position sensitive)(Schegloff, 1996)，我们从互动语言学的视角出发，将“呢”放置在会话交际中话轮位置和序列位置构成的坐标系中，研究语用小品词“呢”的位置分布与话语互动功能之间的关系和规律。

由上文可知“呢”仅分布于话轮的中间和末尾位置，基于 DMC 对话语料，我们发现在会话序列中执行发起行为的“呢”的功能在话轮中间位置和末尾位置呈现较为显著的区别。<sup>6</sup>

基于 DMC 语料库对执行发起行为且位于话轮中间位置“呢”语料的统计，我们发现该位置的“呢”语料陈述为主，而疑问较少。执行发起行为又位于话轮中间位置意味着该话轮开启一个新的会话序列，可能引入一个新的话题，但是同时该“呢”所在的话轮构建单位又不是话轮转换点。该位置的“呢”互动性较弱，其主要功能是标记说话人想法和真实意图，凸显说话人的心理活动，引入新话题占据话轮。

<sup>6</sup> 这里受篇幅所限，仅讨论位于话轮中间位置且执行发起行为的“呢”在会话交际中的功能，其他部分将另文讨论。



例(5)中第54行中“我还心思明天给你打电话呢”，该位置的“呢”互动性较弱，仅作为一个说话人的想法进行铺垫，引起后面“明天是十五”的话题，要求听话人予以回应的倾向较弱，因此第55行话轮转换位置出现一段沉默，第56行听话人对“明天是十五”的话题进行回应。在例(5)中可以看到，该话轮中的“呢”主要功能是标记说话人的想法，凸显说话人心理活动，这一点与该例中第10行进行对比更为清楚。根据语料背景“中秋节前一天淑给风打微信电话，风挂断之后又给淑打回电话”，可知例(5)第10行，风说“我心思给你挂了”，电话事实上被挂断了，但如果在这句话后面加上“呢”，比较：“我心思给你挂了”“我心思给你挂了呢”，可以明显看出“呢”主要标记说话人的想法，弱化客观行为，强调说话人的心理活动。

### 弱化疑问语气，问句指向言者

上文提及执行发起行为且位于话轮中间位置“呢”所在小句以陈述为主，而疑问较少，基于DMC语料库，我们发现，位于该位置的“呢”即使用在疑问句中也可以弱化疑问语气。例如：

(6) [约饭] 语料背景：慧想约华吃饭，但华刚好到西安出差了。

- 29 慧：去哪儿出差呀.=  
 30 华：=西安. 西[安].  
 31 慧： [去西-  
 32 华：人家[有一个会议么.  
 33 慧： [↑是:↓  
 34 华：我们领导说让我去听一听.  
 36 慧： ↑噢:[::↓  
 38 华： [就在陕西宾馆开会呢.  
 39 慧： ↑噢:↓呀，幸福的你:.  
 40 幸[福的你.  
 41 华： [哎，幸福啥:.  
 42 慧： [这还不<幸福>?  
 43 华： [¥幸福啥:¥ 呵呵[呵呵呵  
 44 慧： [我还说是-  
 45 不是，我还说正好今天是我老公在，  
 46 他管孩子呢，我说中午就不用回啦，  
 47 我说是- 那看你在哪呢，叫你吃个饭。  
 48 .hh °嗯:[:;°  
 49 华： [°嗯.° 正好不在。  
 50 [正好今天不行。  
 51 慧： [h .h he he  
 52 .hh [↑噢:↓

例(6)第44-52行为一个会话序列,第44-48行为一个话轮。第47行,慧说“我说是-那看你在哪呢,叫你吃个饭”,这里“呢”主要功能仍为标记说话人的想法,形成“我v呢”对话构式,弱化了“你在哪”这一问句的疑问语气,凸显说话人的心理预设。第49行华没有回复“我在哪儿”,而是音量较低地回复“嗯”。“嗯”是对上一话轮的一种确认,而这个确认正是对说话人“我v呢”对话构式中隐藏的说话人预设“华正好不在”的一种确认。

根据前面话轮的对话可知,慧想约华吃饭,但华刚好到西安出差了。慧在已知华不在的情况下,如果问出“你在哪,想叫你吃个饭”就很奇怪,但是把“你在哪”放在“我v呢”这一对话构式中,“我说是-那看你在哪呢,叫你吃个饭”就显得很自然,“我v呢”这一对话构式主要标记说话人的想法而非事实行动,弱化了问句的疑问语气,下一话轮华也准确理解了慧的意思,对其话语中的预设进行了确认,即“正好不在”。

(7) [不知道吃啥]

语料背景:丈夫宇在食堂买饭带回去和妻子婷吃,婷不知道吃啥。

- 01 (2.2)  
 02 婷:喂::,  
 03 (0.5)  
 04 宇:喂:?  
 05 (1.1)  
 06 宇:你::是想吃::(0.3)饭:::米饭还是想吃面还是什么,  
 07 粉丝汤啊之类°的°。  
 08 (0.4)  
 09 婷:<我不知道:::>  
 10 (1.4)  
 11 宇:>哎呀,<那我买-买啥呢,我也不知道.很纠结。  
 12 (1.8)  
 13 宇:我买了个卤肉饭.买个咖喱饭:那些你吃吗,  
 14 (0.5)  
 15 婷:你要不给我买个杂粮<煎饼吧>。  
 16 (0.6)  
 17 宇:杂粮煎饼.就吃个这啊,  
 18 (0.8)  
 19 婷:嗯。

例(7)中,第6-9为一个行为序列,第10行经过一个停顿和沉默之后,第11行宇说“>哎呀,<那我买-买啥呢,我也不知道.很纠结”开启一个新的对话序列,“那我买-买啥呢”位于该话轮的中间位置。抛开位置分布因素,这是一个问句,有要求听话人予以回应的互动性,但是将其放置在会话序列和话轮构成的坐标系中,其问句的疑问语气被弱

化了，变成了一种自言自语，互动性减弱。第 12 行听话人并未给予回应，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停顿和沉默之后，第 13 行字继续话轮。

除了在“我 v 呢”这一对话构式，位于话轮中间位置且执行发起行为的“呢”如果单独用在问句后，也可以弱化问句的疑问语气，起到重点标注说话人的想法。正常情况下，在会话交际中，问句往往指向听话人，强烈要求听话人予以回答或回应，但是，位于话轮中间执行发起行为的“呢”将问句指向说话人，即使没有构成“我 v 呢”这种对话构式，仍然蕴含说话人的预设或想法。例如：

(8) [送货]

- 01 民：喂。  
 02 文：噢。  
 03 (0.8)  
 04 民：呃- 睡觉了？  
 05 (0.8)  
 06 文：没有呀？  
 07 (0.6)  
 08 民：°噢，° 为啥等到八点送呢。  
 09 我提前送不行？  
 10 文：↑噢↓ 七点也行。

例（8）中，第 8 和第 9 行，民间“为啥等到八点送呢”“我提前送不行？”，这里“呢”位于话轮中间位置且执行发起行为，单独用在问句后，起到了弱化问句的疑问语气，重点标注说话人想法和真实意图的作用，将问句指向了说话人，隐含着说话人的想法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等到八点送”，而不再指向听话人回答等到八点送的原因。第 10 行，文回复“噢”是一种确认回应，表达“我知道了”，这里事实上回应的内容即上一话轮中说话人隐含的真实意图，并继续回应“七点也行”，而没有回答等到八点送的原因。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位于话轮中间位置且执行发起行为序列位置的“呢”主要可以标记说话人想法和真实意图，凸显说话人的心理活动，同时，因为其指向说话人而不是听话人，互动性被弱化。例（6）和例（8）中听话人在下一话轮中主要对“呢”所在小句的后一小句进行了回应，如例（6）第 49 行华没有回复“你在哪”，而是以“（我）正好不在”来回复上一话轮慧“叫你吃个饭”，例（8）中第 13 行文没有回复“为啥等到八点送”，而是以“噢，七点也行”来回复上一话轮民“我提前送行不行”。

### 降低所占权重，凸显后续信息

会话交际想要正常进行下去，听话人必定需要对执行发起行为的上一话轮说话人的某一句话进行回复，执行回应行为，但是因为“呢”指

向说话人，互动性较弱，那么听话人只能对“呢”所在小句的下一小句进行回应。也就是说，在听话人看来，位于话轮中间位置且执行发起行为序列位置的“呢”所在小句的后一句是信息传递的重点，是需要重点回应的内容。由此可见，“呢”指向说话人的特性使其在会话交际中产生了降低权重的功能，很多关联词加“呢”，如“然后呢”“所以呢”“但是呢”，可以起到降低“呢”所在小句权重，凸显后续信息的作用。例如：

## (9) [找家教]

- 01 李: 欸:: 张老师.=  
 02 张: =李老师.  
 03 李: 哦, 张老师, 您好. 嗯, 您好.  
 04 张: 呃呵.  
 05 李: 嗯.  
 06 张: 我又想给你添个麻烦么.  
 07 李: ¥.tch¥, 不麻烦, 您说.  
 08 (0.5)  
 09 张: 我是这样的. 孩子不是这个 (.) 今年初三了, 哈.  
 10 李: 嗯:  
 11 张: 嗯::初三了,>她这个< 英语- 她底子还可以, 但是呢, (.)  
 12 呃现在 (这个) 想- 想这个往上拔一拔, 往上拔一拔,  
 13 然后:我们就想的是这样:, 就是说, 呃:: <每天>, 就是,  
 14 每天, 这个中:午, 嗯::, 她 (.) 下了课,  
 15 李: 嗯,  
 16 张: 回来然后, 她能够, 阅读上 (.) 这个两三篇 (.) 这个文章, 哈.  
 17 然后, 这个时候呢就 (是)- 就像什么 TS 报呀,  
 18 什么这个 21 世纪呀, 她就- 她就有这些报纸了.=  
 19 李: =mnn.  
 20 张: 她每天回来>阅读阅读<, 这个量就比较大,=  
 21 李: =mnn.=  
 22 张: 所以呢, 就想找一个 (.) 看看您这儿有没有个- 这个学生,  
 23 >过来之后<(这)研究生呀或者是↓ >什么<, 过来, 来给她 (0.2)  
 24 .tch 就是中午, 然后, 孩子在这里读了, 然后就给她翻译一:下,  
 25 然后, 她就能看看, 然后这里面>有啥问题他就能给孩子<  
 26 现场 (.) [指导一下].  
 27 李: [每:天中午啊,  
 28 张: 每天.  
 29 李: 诶呀, 我估计这个- ↑我给您问问吧,  
 30 但¥我估计不太现实¥, 因为[他们-  
 31 张: [(所以?)  
 32 李: 他们现在- 他自己也得上课啊, 中午也得休息呀.

- 33 你>要是是<一星期:有那么两三次还有可能,  
34 你要是每天中午的话我估计 (.) 不太好找.  
35 张: 欸, 星期一, 呃::, ↓到星期五, 是这样, 就是:,  
36 第一是:(.) 呃:, (咱们)不白用人家的,  
37 给人家付报酬了么哈. [(这是一定的).  
38 李: [呃, 那肯定, ¥嗯哼¥.  
39 张: 嗯.

例(9)中第11、12行,张说“嗯::初三了,>她这个<英语-她底子还可以,但是呢,呃现在(这个)想-想这个往上拔一拔,往上拔一拔”,“但是”是一种直接且强烈的转折,但是“英语底子还可以”和“想往上拔一拔”之间的转折关系是间接的,说话人隐含的真实想法是“虽然她英语底子还可以,但是我们还不满意,所以想再往上拔一拔”,因此这里说话人在该位置使用了“呢”,“但是呢”一方面可以降低“呢”所在小句的权重,弱化“但是”转折的强度,同时可以起到凸显后续信息的作用,该话轮中说话人想要传递的重点信息是“想往上拔一拔”。该例中,第20、22行,张说“她每天回来>阅读阅读<,这个量就比较大,所以呢,就想找一个(.)看看您这儿有没有个-这个学生”,“所以”表达一种直接且明确的因果关系,但是“她每天阅读量大”和“想找一个家教”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间接的,说话人隐含的真实想法是“她每天阅读量大,遇到的问题多,因此需要一位家教现场指导”,说话人在该位置使用了“呢”,“所以呢”一方面可以降低“呢”所在小句的权重,弱化“所以”因果关系的强度,同时可以起到凸显后续信息的作用,该话轮中说话人想要传递的重点信息是“想找一个学生家教”。

此外,我们发现该位置上的“呢”经常与“那个”这一话语标记共现。“那个”不表示指示或称代,而是发挥停顿填充标记的功能(刘顺,2021)。在说话人的表达遇阻时填补语流中的空隙,说话人在进行一段描述时多次出现卡顿,因此以话语标记“那个”在思维中断、提取记忆困难或组织语言不畅等情况下,填充语言空白,对当前表达进行缓冲和调节,从而争取时间更好地组织语言。因此“那个呢”“那个.....呢”中“呢”依然指向说话人,一方面凸显说话人想法,另一方面“呢”可以降低权重,弱化“那个”这一仅仅填充停顿而无实际信息的话语标记,并起到凸显后续信息的作用。例如:

(10) [请求制表]

- 65 妮: 哎, 对不对.

- 66 我- 我只给你发了那个评分表还有那个成绩模板,  
67 是哇.  
68 梅: 嗯.  
69 妮: 然后它还有一个那个呢.  
70 等一下.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17 上 17 下的.  
71 然后我这个上面就打不开.  
72 只能看见机电系的.  
73 然后看不见我们系在哪的.

例(10)中,第69-73为一个话轮,妮说“然后它还有一个那个呢.等一下.还有一个就是那个17上17下的”,这里说话人由于思维中断或提取记忆困难而出现多次卡顿,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思考和组织语言,使用“那个”对当前表达进行缓冲和调节,“呢”在这里指向说话人,一方面凸显说话人想法,蕴含说话人“我想想”的真实意图,另一方面“那个”仅填充停顿而无实际信息,“呢”可以降低其权重,并凸显后续信息“就是那个17上17下的”。再例如:

(11) [机场话别]语料背景: 风寒假结束要回山西大学,临行前在机场给母亲娴打电话。

- 01 ((背景杂音))  
02 风: 喂:,  
03 娴: 啊- 啊:,  
04 风: 啊你- 你到我家了吗?  
05 (.)  
06 娴: 到:了:  
07 ((电话杂音))  
08 风: 啊我- 我那个过完安检了现在等着那个- 登机呢人可多了.  
09 (0.2)  
10 (0.2)  
11 娴: 是不是.  
12 风: 昂[:  
13 娴: [嗯. ° 让° 你早点儿去对了. [嗯.

例(11)中08行风说“现在等着那个-登机呢”,这里说话人语流受阻出现卡顿,为了争取时间来思考和组织语言,使用“那个”来填补语言空隙,对当前表达进行缓冲和调节,“呢”在这里指向说话人,互动性较弱,一方面凸显说话人想法,蕴含说话人“我想想”的真实意图,另一方面“呢”可以降低所在小句的权重,并凸显后续信息“人可多了”,第9、10行停顿沉默后,第11行娴回复“是不是”以及第13行“让你早点儿去对了”都是对第8行中“人可多了”的回应。

综上，位于话轮位置中间且执行发起行为序列位置的“呢”可以降低其所在小句的权重，从而将说话人想要凸显的信息转移到了后续所在小句的位置上，同时也对听话人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起到了一定的提示作用。如例（9）中，“但是”“所以”这些关联词并非说话人想要强调的信息，将“呢”置于之后可进一步降低当前小句的权重，凸显后续句的信息；例（11）中“登机呢人可多了”同样如此，“人可多了”作为一种主观评价才是言者想要重点传递的信息，“登机”只是客观陈述其当前所进行的行为，因此在“登机”之后添加“呢”可以降低之前信息在会话交际中的权重，凸显之后的信息。

### 结论

本研究在互动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下，基于 DMC 自然口语语料库，运用会话分析的方法，通过对“呢”的位置分布进行统计，从总体上考察“呢”的话轮位置分布及序列位置分布情况，研究其位置分布与话语互动功能之间的关系和规律。

研究发现，在“序列发起+话轮中间”这一特定位置，小品词“呢”在互动功能方面的作用主要体现为三类。首先，它能够反映言者的内心想法，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客观行为；其次，它能够弱化疑问语气，使得问句更多地指向言者自身；最后，通过降低自身所占的权重，它能够有效凸显后续信息的重要性。这些发现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和运用汉语中的语用小品词具有重要意义。

但本文受篇幅所限，仅对执行发起行为且位于话轮中间位置的“呢”进行研究。当“呢”位于发起序列位置+话轮末尾、回应序列位置+话轮末尾、回应序列位置+话轮末尾、结束序列位置+话轮末尾，这些位置分布情况与互动功能之间会呈现怎样的关系和规律，这些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 参考文献

- [1] Charles N. Li and Sandra A. Thompson(1989).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2] Cook, H. M(1992). Meanings of non-referential indexes: a case of the Japanese particles ne. *Text*, 12, 507-539.
- [3] Edmondson(1981), W. *Spoken Discourse: A Model for Analysis*. Longman.
- [4] Heritage, J(2013). Turn- initial position and some of its occupants[J]. *Journal of Pragmatics*, 57, 331-337.
- [5] Heritage(2018), John and Marja-leena Sorjonen. *Between Turn and*

- Sequence: Turn-Initial Particles Across Language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6] Hsu, K(1996). Joint attention in a father-child-mother triad: A Chinese-American case study[J]. *Issues in Applied Linguistics*, 7(1), 77-90.
- [7] Ling, T., Qi, C., Chee, L., & Sunarti, S. (2023). Speaking Anxiety in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Among non-Chinese Learners in Malaysia 马来西亚非华裔生汉语口语焦虑调查. *Sinoling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2), 153-163.
- [8] Luke, K(1990). *Utterance Particles in Cantonese Conversation*.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9] Marney,J(1980). *More on Zhe, Ne and De*.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ssociation.
- [10] Maynard, S.K(1993). *Discourse Modality: Subjectivity, Emotion, and Voice in the Japanese Language*.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11] Sacks, Harvey, Emanuel A. Schegloff, and Gail Jefferson(1974) . A simplest systematics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turn-taking for conversation. *Language*, 50(4), 696-735.
- [12] Saussure, F. de(1965).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McGraw-Hill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Languages.
- [13] Schegloff, E. A(2007). *Sequence Organization in Interaction: A Primer in Conversation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4] Schegloff, Emanuel A(1996). *Turn organization: One intersection of grammar and interaction*[C]//Ochs, E., Schegloff, E. A. & S. A. Thompson. *Interaction and Gramma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2-133.
- [15] Stivers, Tanya(2013). Sequence organization. In Jack Sidnell and Tanya Stivers( eds.), *The Handbook of Conversation Analysis*[M]. Oxford: Wiley-Blackwell, 191-209.
- [16] Syahputra, F., & Siregar, F.(2024). The Effect of Tone Changes on The Interjection of ‘Aiya’ (哎呀) in Attitude and Emotional Signals. *Sinoling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 2(1), 12-20.
- [17] Viviane Alleton(1981). Final particles and expression of modality in modern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 [18] William C.J.Lin(1984). *What does the mandarin particle NE communicate*.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 [19] Wu, R(2014). Managing turn entry: The design of EI- prefaced turns in Mandarin conversation. *Journal of Pragmatics*, 3(66),139-161.
- [20] Wu, Ruey-Juan R(2004). *Stance in Talk: A Conversation Analysis of Mandarin Final Particles*.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21] Wu, Guo(2009). A unified account of the discourse function of the Chinese particle“ne”. *Macrolinguistics* 3, 1-35.

- [22] Xiang, X. H(2012). Extern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versus property ascertaining: A discourse -pragmatic study of three yes/no question particles in Shishan (Hainan Island, P. R. China). *Text & Talk*, 32(2):255-280.
- [23] Xiang, Xuehua(2011). Constraint reality: Linguistic expressions of restrictivity and emotive stances. A discourse- pragmatic study of utterance- final la-h in Shishan (Hainan Island, China). *Lingua*, 121(8),1377-1400.
- [24] 曹逢甫. 华语虚字的研究与教学——以“呢”字为例[J]. 第六届世界华语语文教学研讨会, 2000.
- [25] 崔希亮. 汉语语气词“~嘛”的情态意义[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9, (04):60-68.
- [26] 方梅. 北京话句中语气词的功能研究[J]. 中国语文, 1994(02):129-138.
- [27] 方梅. 从副词独用现象看位置敏感与意义浮现[J]. 中国语文, 2022, (01): 3-15+126.
- [28] 方梅. 浮现语法: 基于汉语口语和书面语的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 [29] 方梅. 再说“呢”——从互动角度看语气词的性质与功能[A]. 语法研究和探索 18(中国语文杂志社编)[C]. 北京: 商务印书馆出版社, 2016:1-18.
- [30] 高明凯. 汉语语法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 [31] 高增霞. 从互动角度看“吧”的使用[J]. 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0(03):80-86.
- [32] 黄伯荣, 廖序东. 现代汉语[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1.
- [33] 胡明扬. 北京话的语气助词和叹词(上、下) [J]. 中国语文, 1981(05):347-351、416-423.
- [34] 李讷, 安珊笛, 张伯江. 从话语角度论证语气词“的”[J]. 中国语文, 1998, (02):93-102.
- [35] 刘锋, 张京鱼. 互动语言学对话语小品词研究的启示[J]. 外语教学, 2017, 38(01):30-33.
- [36] 刘锋, 张京鱼. 互动语言学对语用小品词研究的启示[J]. 语言与翻译, 2018(03):17-22.
- [37] 刘锋, 张京鱼. 语用小品词研究的互动语言学框架搭建[J]. 外语学刊, 2020(04):39-44.
- [38] 刘锋. 互动语言学框架下的湖南吉首方言语用小品词研究[D]. 陕西师范大学, 2015.
- [39] 刘虹. 话轮、非话轮和半话轮的区分[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2(03):17-24+80.
- [40] 刘珣. 实用汉语课本[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 [41] 陆俭明. 关于现代汉语里的疑问语气词[J]. 中国语文, 1984(05).
- [42] 吕叔湘, 朱德熙. 语法修辞讲话[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3.

- [43] 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44] 屈承熹.语用学与汉语教学—句尾虚词“呢”跟“呸”的研究[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 (3):28- 37.
- [45] 邵敬敏.语气词“呢”在疑问句中的作用[J].中国语文,1989(03).
- [46] 孙汝建.句末语气词的四种语用功能[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2):76-80.
- [47] 王珏.现代汉语语气词的界定标准[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8(06).
- [48] 王珏.语气词功能研究八题[J].对外汉语研究,2024,(02).
- [49]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 [50] 王咸慧.从互动角度看“啊”的话语标记功能[J].汉语学习,2019(02):63-70
- [51] 王咸慧.语气词“嘛”背景信息共识化功能初探[J].中国语文,2021(06):682-690+767.
- [52] 吴亚欣.汉语语气词的会话分析研究路径[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22,45(06):21-33.
- [53] 熊仲儒.“呢”在疑问句中的意义[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01):118-120.
- [54] 徐晶凝.语气助词“吧”的情态解释[C].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论文集[A].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55] 叶蜚声, 徐通锵.语言学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
- [56] 俞士汶.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详解[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 [57] 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吕叔湘节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 [58] 周士宏.从序列位置与认识不对称看问、答行动中“吧”的立场表达[J].世界汉语教学,2022,36(03):363-378.
- [59] 朱德熙.语法讲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60] 张谊生.现代汉语虚词[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